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濟公活佛傳奇錄 第八回 施綾絹乞兒受恩 化鹽菜濟公被逐

卻說濟顛在劉錫頭家住了一夜，不像模樣，故起個早，踏著凍，走出了清波門。思量身上又寒，肚裏又饑，不若到王太尉家去，討頓早飯吃了再算計。遂一逕往著萬松嶺一路走來。打從陳太尉府前走過，那門公見了，就邀住了，說：「師父那裏去了？我家老爺甚是想你，且進來坐坐！」慌忙進去通報了。太尉走出廳上，請濟顛相見，濟顛忙上前問訊。太尉道：「如何久不相見？」濟顛道：「自從遠先師西歸，受不過眾和尚的氣，回天台去了年餘。回來就想來探望太尉，又被新長老拘束得緊。三日前，承火工的好意，私下與我吃了三碗酒，吃得興動，故此瞞了長老，私自出來了兩日，今日就來看看太尉。」太尉道：「你空心出來，必定肚餓了，叫取湯來。」濟顛道：「貧僧湯倒不吃。」太尉笑道：「不要吃湯，想是要吃酒了。」遂叫值班的準備了許多酒肴端出來。濟顛也不客氣，遂大口大嚼，一連吃了五六碗酒，道：「夠了，夠了！且別太尉，我要回寺去。」太尉道：「你腹中雖然飽了，我看你身上穿的這件長袍，又赤條條的露著兩隻光腿，豈不怕冷？」濟顛道：「冷是冷，但這個臭皮袋，沒甚要緊，且自由他。」太尉道：「你雖然如此說，我倒替你看不過，我今送你一疋綾子，一個官絹，一兩銀子，做裁縫錢，你去做件衣服穿穿。」濟顛道：「一個窮和尚穿著綾絹衣服，甚不相宜，但太尉的一番好意，不好退，只得領受了。」太尉叫人取出來，付與濟顛。濟顛道：「貧僧受了太尉這等厚愛，何以報答？也罷！府上明年上冬，有一場大災，我替你消了罷！」並向太尉討出一個香盒並紙筆來，在紙上不知寫些甚麼，放入盒內，封蓋好了，親自付與太尉道：「可將此盒供在佛座之前，倘明年有災時，可開來看，照字而行，包管平安。」此時太尉也還似信不信，不期到了明年上冬，太尉忽染一個癰背，大如茶甌，痛不可忍，百醫不效，忽想起濟顛封的香盒來，忙取出開看，卻正是一個醫背藥方。那太尉如法醫治，便立見功效，方知濟顛是個神僧，此是後話不提。

卻說濟顛得了綾絹銀兩，拜別了太尉，出門正要回寺，才走下萬松嶺，看見五六個乞兒，凍倒在那裏，號寒泣冷，濟顛甚是不忍，道：「苦惱了！苦惱了！人都怕我身上寒冷，誰知又有寒冷過我的？可憐！可憐！」遂走近前問道：「你們凍倒在此，可要人周濟麼？」

眾乞兒聽見「周濟」二字，都拚命爬起來，看時，卻是個窮和尚，身上襤褸，也同我們差不多的人兒，歎了一口氣，又都睡倒。濟顛道：「我問你們要周濟不要，怎的看我一看，不吭一聲，又睡倒了？」眾乞兒道：「我們饑寒如此，怎不望人周濟？我看你這和尚，窮得與我們也差不多，說甚麼大話！」濟顛道：「難怪你們凍得這般樣兒，原來一味的欺人。我雖是個窮和尚，卻有那財主的貨物在此。」遂向懷中，取出綾子官絹，袖子裏摸出一兩銀子，拿在手中道：「這不是嗎？」眾乞兒見了，眼睛都亮了起來，便都不怕寒冷，一夥爬起了，圍著濟顛道：「老師父！你身上單薄薄的，難道不留些自己做衣穿，都捨與我們嗎？」濟顛道：「我若自要做衣穿，又叫你們做甚麼？但是這綾絹，你們不合用，可拿到城裏市上去換些布匹，分勻了做衣裳方好。」說罷，將綾絹銀兩，一齊付與眾乞兒，自己還回靈隱寺去了。眾乞兒歡歡喜喜，俱道是活佛出現，救度眾生，急忙入城去換布不提。

卻說那濟顛回寺，剛進得山門，就看見了首座問道：「你連日不見，長老甚是查問，你卻在何處？」濟顛道：「我被長老拘束得苦了，熬不過，故走出寺去遊玩。不瞞你說，我連日在升陽館吃酒，新街裏宿娼。」首座大怒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一個和尚，吃酒已是犯戒，怎麼又去宿娼？快到方丈室去，與長老說個明白，省得後來連累我！」就一把把濟顛拖進方丈室來，稟上長老道：「濟顛不守禪規，私自逃出寺去，飲酒宿娼，理當責懲！」長老問濟顛道：「你果有此事麼？」濟顛道：「不過一時遊戲，怎的沒有？」長老道：「別事可遊戲，宿娼如何也遊戲得！」即命侍者打他二□板，侍者領命，將濟顛拖翻在地，脫去長袍，不期濟顛未穿褲子，將身子一扭，早露出前面那個東西來，引得眾僧掩口而笑。長老看見，遂即問首座道：「這廝出家弟子，怎如此無禮，一些規矩也不知？」首座道：「這都是遠先師護短，道他瘋顛，縱容慣了，因此一味放肆。」長老道：「他既瘋顛，打他亦無益，且放他起來，饒他去罷！」濟顛得放，跳起身來，走出方丈室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們這般惡和尚，拖我去見長老，指望長老打我。長老有情，卻是不打我，只覺拖得沒趣！你若是個好漢，須替我跌三跤。」眾僧道：「你是個瘋子，誰來保你！」濟顛道：「你這般和尚，只會說亂嘴，今卻又怕我！」自此益發瘋瘋顛顛，在寺攪亂。

眾寺僧都紛紛來與長老算計，要逐他出寺。長老道：「他雖瘋顛，卻是先師傳鉢的徒弟，怎好無端逐他。」監寺道：「我有一計，使他自己安身不得，如何？」長老問：「甚麼計策？」監寺道：「先年寺中原有個鹽菜化主，每日化緣來供給公用，因這個職事，最難料理，無人能承當，故此廢了。長老何不委他做一個化主，叫他日日去化緣，他若化不來，自然怕羞，沒嘴臉回寺了。」長老道：「此計甚妙，只恐他不肯承當。」監寺道：「這個不難，他最貪酒，只消請他吃個快活，再無不承當之理。」長老遂請眾僧備酒，一面叫侍者尋了道濟來，濟顛走入方丈室，見了長老。長老道：「眾僧買酒在此請你。」濟顛道：「眾僧與我都是冤家，今日為何肯發此菩提心請我？必有緣故，求長老說明其因，我才好吃。」長老道：「我初到此住持，不曉得前邊的事體，眾僧俱說先年寺中原有個鹽菜化主，化緣來供給，近來無人，故此常住淡薄。今欲仍舊立一化主，□方去化緣，要你寫一疏文，因此買酒請你。」濟顛道：「這個不難，樂得吃的，吃得快活，文章做得快當！」長老道：「既是請你，自然盡你吃！」遂令行童取出酒食，擺在他面前，放下一隻大碗，濟顛大笑道：「每日瞞著長老，只覺得不暢，今日長老請我，才吃得快活！」拿起碗來，一上手吃了二三□碗，還不肯住手。長老道：「酒雖吃，疏文也要做，休得醉了誤事。」濟顛道：「不難！不難！快取筆硯來，待我做了再吃罷！」侍者即擺上文房四寶，推開冊子，濃濃磨起墨來，濟顛也不思索，提起筆來寫道：「伏以世人所急，最是饑寒；性命相關，無非衣食。有一絲掛體，尚可經年；無數粒充腸，難挨半日。若無施主慈悲，五臟廟便東塌西倒。倘乏檀越慷慨，方寸地必吞饑忍餓。持齋淡薄，但求些鹹味嘗嘗；念佛饑腸，只望些酸菜吃吃。欲休難忍，要買無錢。用是敬持短疏，遍叩高門；不求施捨衣糧，但只化些鹹菜。若肯隨緣，雖黃葉亦是菩提；倘能喜捨，縱苦水莫非甘露。莫道有限籬蔬，不成善果；要知無邊海水，儘是福田。倘念和尚苦惱子，早發宰官歡喜心。總算一日三□貫財，供入常住；遠看去，終須有無量福，遍滿□方。非是妄言，須當著力！謹疏。」

濟顛寫完呈上，長老看了，喝采道：「妙文！妙文！」叫行童再取酒來倒，濟顛心下快活，又吃了□來碗。

正在高興當兒，長老道：「你這疏文，實是做得有些奧妙。今一客不煩二主，更請你做個化主罷！」濟顛道：「我是瘋子，如何做得化主？」監寺介面道：「濟顛兄，長老托你，你卻休要推辭，你認得□六廳朝官，□八行財主，莫說一日八貫，便是八□貫，也化得出來。」濟顛道：「我認得朝官財主，原只好騙他些酒吃吃，如何化得動銀錢？」長老道：「你且胡亂化半年三個月，我再找人代你罷！」濟顛此時已吃得醺醺然，便道：「我吃了你們的酒，料推不過，就做個化主罷！」長老大喜，便叫起點香花燈燭，鋪下紅毯，請濟顛受長老三拜。濟顛取了【化緣冊】，走出方丈室來，暗暗道：「此番舉動，明明是做成圈套，想逐我出寺，不如取了度牒，往別處去罷！」遂回方丈室，稟上長老道：「既做化主，不免要各處去化，若無度牒，人只道我是個野和尚，誰肯施捨？」長老道：「這也想得是。」即令監寺取出度牒來，交與濟顛收了，濟顛見天色已晚，遂到禪堂裏去睡了一夜。正是：

朝夕焚修求佛度，佛在當面識不破；

非是禪心荆棘多，總為貪嗔生嫉妒。

畢竟不知濟顛明日出寺，端的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述：

一、陳太尉見我肚飽衣冷，特送幾匹綾絹，一兩銀子。錢財身外物，越少越好。（身內物則越多越好，難怪好酒海量裝，不

過，這僅補充水份而已。當時沒有可口可樂或黑松汽水的關係，否則老僧也不會被看成酒和尚了！）只因還有些小濟公（小乞兒）需要我幫助，故也借花獻佛，將陳太尉的贈物收了下來。

二、回寺後，我自招道：「連連在升陽樓吃酒，新街宿娼！」群僧驚動，且要長老鞭打，不意我又露出本來面目，卻是「清淨一根」，氣得他們六根震動，頭昏腦脹，無明火發。為了考考他們，佯狂裝瘋，搞得群僧激蕩，忘了「如如不動」的寶訓，須悟世事與我何干？正是：

古來寺廟是非多，滿腹人非忘彌陀；

道短說長腐爛舌，豈知海靜自無波。

三、不知道濟是真佛種，搞得佛地生魔，害群僧們坐立不安，想個計兒逐我，叫我做「鹽菜化主」，好替他們化鹽菜、充肚皮，我一時也昏了，一口答應，不過先得酒吃，才寫個疏文好讓眾生發善心。說穿了，還不是想叫人送點米菜銀錢，打動眾生的吝心！若說騙吃騙喝，實不好聽，且道化緣供養僧人，好為施主造功造德，倒也皆大歡喜，各樂各的！

四、要化緣，且得出寺去。出寺找飯吃？非也，藉此餬口度眾生！群僧逐我！大計已成，我也喜得順理成章，可以大大方方走出寺去，兩皆歡喜！